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

明皇 河上公 王弼 王雱 註

古之善為士章 第十五

古之善為士者

河曰 謂得道之君也

微妙玄通

河曰 玄 天也 言其志節玄妙 精與天通也

探不可識

明皇曰 士 事也 言古之善以道為事者 於彼微言妙道 無

不玄鑒通照 而德容深邃 不可識知

河曰 道德深遠 不可識知 內視若盲 反聽若聾 莫知所長

需曰 士者 事道之名 微而妙 玄而通 有此道而退藏於密

密者 性本之內 故無進可見 當時為士者 異於此矣 故稱古

之善為士者

夫唯不可識 故強為之容

明皇曰 夫唯德量難識 故強為容狀以明之 謂下文也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河曰 謂下句也

豫兮若冬涉川

明皇曰 豫 閑豫也 善士於代閑豫 如涉冬川 眾人貴 著

故畏懼 今我不染 故閑豫也

河曰 舉事輒加重慎 與與兮若冬涉川 心難之也

弼曰 冬之涉川 豫然若欲度 若不欲度 其情不可得見之貌

雱曰 豫者 先事而戒之謂 至人無心於物 迫而後動 冬涉

者 臨事遠巡 若不得已也 莊子曰 不從事於務

猶兮若畏四鄰

明皇曰 猶豫 疑難也 上言善士不染故閑豫 及觀行事 甚

疑難 如今代人懼鄰戒

河曰 其進退猶如拘制 若人犯法 畏四鄰知之也

弼曰 四鄰合攻中央之主 猶然不知所趣向也 上德之人 其

端兆不可睹 德趣不可見 亦猶此也

雱曰 可以無戒而猶戒 日猶至人靜密幽深 不出性宅 故常

如畏鄰 斂行而不縱也

儼若客

河曰 如容由至人 儼然無所造作也

雱曰 不以事為己任 故其

容寂 渙若冰將釋

明皇曰 雖則儼然若容 無所造為 而不凝滯於物 渙然若春

冰之釋散也

河曰 敦者解散 釋者消亡 除情去欲 曰以空虛

雱曰 人生之始 同於大空 凝為我體 如水有冰 故為道有

冰解凍釋者 事至於此 其容已不滯於一體 渙然將釋矣 切嘗原

之人性如水 為造化所凝 故結而不通 彼釋者反本而已矣

敦兮其若樸

明皇曰 雖渙然冰釋 曾不自矜 而能敦厚 若質樸而無所分

別

河曰 敦者質厚 樸者形未分 內守精神 外無文采也

雱曰 材未為器 謂之樸 喻性之全體 由冰釋之後 乃能存

天性之全 而不雕於人偽 故若樸也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曠兮其若谷

明皇曰 其德量曠然寬廣 無不含容 若彼容谷

曠者 寬大 谷者 空虛 不有德功名 無所不包也 河曰

性全不虧 而不自有其全 故曠然空虛 如谷之受且應也 雱曰

渾兮其若濁

明皇曰 和光渾進 若濁而清

河曰 渾者守本真 濁者不照然也 與眾合同 不自尊

弼曰 凡此諸若 皆言其容象 不可得而形名也

雱曰 水性本清而濁者 混於物空 人不自潔於物 故渾然若

濁者也

孰能濁以靜之 徐清

明皇曰 孰 誰也 誰能於彼澤濁 以靜澄止之 令徐自清乎

河曰 孰 誰也 誰能如水之濁 以而靜之 徐徐自清也

雱曰 澄性者與澄水同 加工則動而彌濁 唯靜以俟之 則徐

自清矣 有道之士 所以物莫能濁者 以其靜之徐清

孰能安以動之 徐生

明皇曰 誰能安靜於此清以久 更求勝法 運動修行 令清靜之性 不滯於法 而徐動出也 生猶動出

河曰 誰能安靜以久 徐徐以長生也

弼曰 夫晦以理物則得明 濁以靜物則得清 安以動物則得生 此自然之道也 孰能者 言其難也 徐者 詳慎也

雱曰 歸於寂定 感而遂通 故徐徐以生 終則有始也 動之

徐生 則變動不居 非物能止 夫誰能安之 為此者 信陰陽之理

乘自然之運 而無心其問 故皆曰徐 言濁則知安之清 言安則

知動之濁 與上篇繳妙之文同

保此道者 不欲盈

明皇曰 欲保此徐清徐生之道 當須無所執滯 若執清求生

是謂盈滿 將失此道 故云不欲盈

河曰 保此徐生之道 不欲奢泰盈溢

秀曰 不盈之盈 乃大盈也 如見道之後 盈而有之 則是自

有 此道 違道遠矣

夫惟不盈 是以能敝 不新成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明皇曰 夫唯不盈滿之人 故能以證之 行為敝薄 不以其新成而滯著也

河曰 夫唯不盈滿之人 能守敝不為新成 敝者匿光榮也 新

成者 貴功名

雱曰 道本無體 非器所盛 用則有餘 求之不得 故有道者

未嘗盈 而其用不窮也 得道者未嘗盈 則成道者未嘗新也 道之

為用 通萬物而不敝 以其無敝 無新不成不敗故也 敝生於新

敗生於成 士雖成道 而常若敝敗矣 苟得道之初 矜其新成 則

與道異意 非大成也 經曰 大成若缺 其用不敝 此篇句句有序

以至於成 成而若敝 則盡之矣

致虛極章 第十六

致虛極

河曰 得道之人 損情去欲 五內清靜 至於虛極

守靜篤

明皇曰 虛極者 妙本也 言人受生 皆稟虛極妙本 及形有受納 則妙本離散 今欲令虛極妙本必致於身 當須絕棄塵境染滯

守此雌靜篤厚 則虛極之道自致於身矣

河曰 守清靜 行篤厚

弼曰 言致虛 物之極篤 守靜 物之真正也

秀曰 致虛欲極 守靜欲篤 欲觀物理者 鈴先致一也 學者

之事 實則妨道 動則達性故爾

萬物並作

河曰 作 生也 萬物並生也

弼曰 動作生長

雱曰 萬物由虛靜出生 還歸於虛靜 春生秋死之變可見矣

吾以觀其復

明皇曰 老君云 何以知守雌靜則能致虛極乎 但觀萬物動作

云為 及其歸復 常在於靜 故知爾

河曰 言吾以觀見萬物 無不皆歸其本也 人當念重本也

弼曰 以虛靜觀其反復 凡有起於虛 動起於靜 故萬物雖並

動作 卒復歸於虛靜 是物之極篤也

雱曰 虛靜則明 明則見理 見理非以為 將觀復性之情也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夫物芸芸

河曰 芸芸者 華葉盛

各復歸其根

明皇曰 又云所以萬物歸復 常在於靜者 為華葉芸芸 生性

皆歸復其根 故本有作芸芸者 芸芸 動作也 言夫物芸芸動作者

及其歸復 皆在根本爾

河曰 言萬物無不枯落 各復反其根而更生也

弼曰 各反其所始也

雱曰 復 復性起用 復還性根 動植雖殊 理歸一致

歸根曰靜

河曰 浮謂根也 根安靜柔弱 謙卑處下 故不復死也

靜曰復命

明皇曰 華葉芸芸者 生性歸根 則靜止矣 人能歸根至靜

可謂復所稟之性命

河曰 言安靜者 是為復還性命 使不死也

雱曰 有生日性 性稟於命 命者在生之先 道之全體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觀復窮理也歸根盡性也復命至於命也至於命極矣而不離於性也復命日常

河曰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
弼曰歸根則靜故曰靜靜則復命故曰復命也復命則得性命之常故曰常也

唯復命則湛然常寂物莫能遷矣
知常曰明
明皇曰守靜復命可謂有常知守常者更益明了

河曰能知道之所常極則為明
雱曰所知非常則非真知也聖人所貴夫明者自見而已

不知常妄作凶
明皇曰不恒其德或承祭之羞失常妄作窮凶必矣
河曰不知道之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
弼曰常之為物不偏不彰無皦昧之狀溫涼之象故曰知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常日明也唯此復乃能包通萬物無所不容失此以往則邪入乎分則物離分故日不知常則妄作凶也
雱曰不會於性命之極則種種色相皆以為實因生妄情與接為搖窮萬世而不悟陰陽之禍慘孰甚焉
知常容

明皇曰知守真常則心境虛靜如彼空谷無不含容
河曰能知道之所常行則去情忘欲無所不包容也
弼曰無所不包通也
雱曰知常則達乎無疵何所不容

容乃公
明皇曰含容應物無心既無私邪故為公正
河曰無所不包容則公政無私
弼曰無所不包通則乃至於蕩然公平也
雱曰無物我之殊何私之有

公乃王
明皇曰能公正無私者則為物所歸往

河曰 公政無私 則可以為天下王
弼曰 蕩然公平 則乃至於無所不周普也
雱曰 內公則外王

王乃天

明皇曰 萬物樂推 如天之覆 則與天合德

河曰 能王德合神明 乃與天通

弼曰 無所不周普 則乃至於同乎天也

雱曰 王者 人道之至極 極人之道 乃通於天

天乃道

明皇曰 王德如天 乃能行道

河曰 德與天通 則與道合同也

弼曰 與天合德 體道大通 則乃至於極虛無也

雱曰 因有道乃與天伴 伴天乃所以盡道 道則莫知其天乎人

乎

道乃久

明皇曰 道行天下 乃可以久享福祚矣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河曰 與道合同 乃能長久

弼曰 窮極虛無 得物之常 則乃至於窮極也

雱曰 所謂常也

沒身不殆

明皇曰 同天行道 則終沒其身 長無危殆之事矣

河曰 能公能王 通天合道 四者統備 道德弘遠 無殃無咎

乃與天地俱沒 不危殆也

弼曰 無之為物 水火不能害 金石不能殘 用之於心 則兇

虎無所投其爪角 兵弋無所容其鋒刃 何危殆之有乎

雱曰 天地並生 萬物為一 孰能危之

太上章 第十七

太上 下知有之

明皇曰 太上者 淳古之君也 下知者 臣下知上有君 尊之

如天 而無施教有為之邊 故人無德而稱焉

河曰 太上謂大君 無名之君也 下知有之者 下知上有君

而不臣事 質樸也

弼曰 太上謂大人也 大人在上 故曰太上 大人在上 居無為之事 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 而不為始 故下知有之而已 雱曰 因三皇之出 無為而治 使民各遂而不知其然 豈得而親譽之乎

其次 親而譽之

明皇曰 逮德下衰 君行善教 仁見故親之 功高故譽之

河曰 其德可見 恩惠可稱 故親愛而譽之

弼曰 不能以無為居事 不言為教 立善施化 使下得親而譽之也

之也

雱曰 政有明效 則百姓戴恩懷德 毀譽之名彰 雖足以為治

一時 而上已離道德之全 下已失性命之正 亂自此始矣 此仁義

之治

其次畏之

河曰 設刑法 以治之

弼曰 不能復以恩仁令物 而賴威權也

雱曰 此法制之治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其次侮之

明皇曰 德又下衰 君多弊政 則驅以刑罰 故畏之 懷情相

欺 明不能察 故侮之

河曰 禁多令煩 不可歸誠 故欺侮之

弼曰 不能法以正齊民 而以智治國 下知避之 其令不從

故曰侮之也

雱曰 失德無政 則民侮之 一本作畏之侮之 無其次二字

信不足焉

河曰 君信不足於下 下則有巧詐民

有不信焉

明皇曰 畏之侮之者 皆由君信不足 故令下有不信之人

河曰 君信不足於下 下則應之以不信 而欺其君也

弼曰 言從上也 夫御體失性 則疾病生 輔物失真 則疵釁

作 信不足焉 則有不信 此自然之道也 己處不足 非智之所濟

也

雱曰 孟子曰 有諸己之謂信 經曰 其中有信 人盡其性

則不失天命之常 故曰信也 上離道而治 則非性之質 而失其常矣 故於信為不足 上於信不足 則下鈴至於偷薄詐偽 故曰有不信也 下有不信 亂之大者 猶兮其貴言

明皇曰 親之譽之者 由君有德教之言 故貴其言而親譽之 河曰 說太上之君 舉事猶貴聖於言 恐離道失自然 雱曰 猶豫之猶 猶者不次 貴者不輕也 莊子曰 言者風波也 聖人出言 常若有所疑 不敢輕發言 且不敢輕 而況於為乎 民之難治 以其上之有為也 是以聖人猶難之 一本無兮字 非

功成事遂

河曰 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皆謂我自然

明皇曰 功成而不執 事遂而無為 百姓日用而不知 謂我自然而成遂 則太上下知也 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 反以為己自當然也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弼曰 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見也 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 無物可以易其言 言鈴有應 故曰猶兮其貴言也 居無為之事 行不言之教 不以形立物 故功成事遂 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雱曰 遷善遠罪 而莫知為之者是也

大道廢章 第十八

大道廢 有仁義

明皇曰 澆淳散樸 大道不行 日仁與義 小成遂作 濡沫生於不足 周弊起於有為 然則聖人救世之心未嘗異 而夷險之邊不得一爾

河曰 大道之時 家有孝子 戶有忠信 仁義不見也 大道廢不用惡逆生 乃有仁義可傳道

弼曰 失無為之事 更以施慧立善 道進物也 智惠出 有大偽

明皇曰 用智惠者 將立法也 法出而姦生 則有大偽矣 河曰 智惠之君 賤德而貴言 賤質而費文 下則應之以為大偽姦詐

弼曰 行衛用明 以察姦偽 趣睹形見 物知避之 故智惠出 則大偽生也

六親不和 有孝慈

明皇曰 父子夫婦兄弟 六親也 疏戚無倫 不和也 久親各 子 有孝慈也 皆由失道 故有偏名

河曰 六親絕 親戚不和 乃有孝慈相收養也

雱曰 至德之世 民盡其性 六親非不孝慈 而孝慈以為常

故無孝慈之名 今尚孝慈之行 而尊之者 更由六親有不和故也

國家昏亂 有忠臣

明皇曰 太平之時 上下交足 何異名乎 昏亂之日 見危政

命 有忠臣矣

河曰 政令不行 上下相怨 耶侑爭權 乃有忠臣匡救其君也

弼曰 甚美之名 生於大惡 所謂美惡內門 六親 父子兄弟

夫婦也 若六親自和 國家自治 則孝慈忠臣 不知其所在矣 魚

忘於江湖之道則相濡之德生也

雱曰 明治則人無不忠 孰為忠臣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絕聖棄智章 第十九

絕聖

河曰 絕聖制作 反初守元 五帝盡象 倉頡作書 不如三皇

結繩無文

棄智

河曰 棄智慧反無為

民利百倍

明皇曰 絕聖人言教之跡 則化無為 棄凡夫智詐之用 則人

淳樸 淳樸則巧偽不作 無為則矜徇不行 人挹天和 物無天性

是有百倍之利

河曰 農事無私

雱曰 民之性質 純粹無疵 以其失真沉偽 故強立聖智以為

君師 而民因聖智之進 更逐而不反 離本愈遠矣 故有一時之小

補 而終使民喪其不貲之樸 絕而棄之 則民復於無事 其利可勝

計哉

絕仁棄義

河曰 絕仁之見恩惠 棄義之尚筆信

民復孝慈 明皇曰 絕兼愛之仁 棄裁制之義 則人復於大孝慈矣

河曰 德化淳也

雱曰 至德之世 父子相親而足 今更生仁義 則名實交糾

得失紛然 民性亂矣 蓋盛於末者本必衰 天之道也 孝慈 仁義

之本也 或曰孔孟明堯舜之道 專以仁義 而子以老氏為正 何如

曰 夏以出生為功 而秋以收斂為德 一則使之榮華而去本 一

則使之彫悴而反根 道 歲也 聖人 時也 明乎道 則孔老相為

終始矣

絕巧棄利

河曰 絕巧者 詐偽亂真也 棄利者 塞食路 閉權門也

盜賊無有

明皇曰 人矜偏能之巧 鈴有爭利之心 故絕巧則人不爭 棄

和則人自足 足則不為盜賊矣

雱曰 巧利勝則民欲侈 而本業衰 必至於為盜 上三事 皆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以末傷本者

此三者

河曰 謂上三事所棄絕也

以為文不足

河曰 以為文不足者 文不足以教民

秀曰 文於質為末 末勝則不足 民所以失性 一本云文而未

足

故令有所屬

明皇曰 此三者俱令絕棄 未示修行 故以為此文不足至教

更令有所著 謂下文也

河曰 當如下句

雱曰 令屬其性於下四事

見素抱樸

河曰 見素者 當抱素守真 不尚文飾也 抱樸者 當見其質

樸以示 故可法則

雱曰 不見物而見自性也 素者 性之質 人生而靜 不染諸

物故無文而素 蓋秋之時 萬物復靜 其色為白 天理固然 樸者性之全 以樸為本 以器為末 少私寡欲

明皇曰 見真素 抱淳樸 少私邪 寡責欲

河曰 少私者 正無私也 寡欲者 當知足也

弼曰 聖智 才之善也 仁義 人之善也 巧利 用之善也

而直云云絕 文甚不足 不令有所屬 無以見其指 故日此三者以

為文而未足 故令人有所屬 屬之於素樸寡欲

雱曰 私欲皆有己之所為 有己則有物 有則外重 外重則失

本矣

絕學無憂章 第二十

絕學

河曰 絕學不真 不合道文

無憂

明皇曰 絕仁為俗學 則淳樸不散 少私寡欲 故無憂也

河曰 除浮華 則無憂患也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秀曰 學所以求復命 見至於命 則不見有物 無所用學矣

為道至此 則避絕吉凶 孰能憂之 孔子曰 樂天知命 憂之大者

有知有樂 則非體道也

唯之與阿 相去幾何

河曰 同為應對 而相去幾何 疾時賤質而貴文

善之與惡 相去何若

明皇曰 唯則恭應 阿則慢應 同出於口 故云相去幾何 而

恭應則善 慢應則惡 以喻俗學 絕之則無憂 不絕則生患 只在

心識迴照 豈復相去遠哉

河曰 善者稱譽 惡者練爭 能相去何如 疾時惡忠直 用邪

佞也

雱曰 道體本一 已降於全 復分陰陽 擾擾起矣 種種分別

皆屬妄心 照以道真 理同夢幻 且唯之與阿 同出於口 元無

異狀 而世人以唯為恭 以阿為慢 是非喜怒 因此生情 反求唯

阿所以異者 竟何謂也 善惡之殊 亦若此矣

人之所畏 不可不畏

明皇曰 凡人所畏者 慢與惡也 善士所畏者 俗學與有為也 皆當絕之 故不可不畏 河曰 人為道人也 人所畏者 畏不絕學之君也 不可不畏 近令色 殺仁賢 弼曰 下篇云為學者日益 為道者日損 然則學者求益 所能而進其智者也 若將無欲而足 何求於益 不知而中 何求於進 夫燕雀有匹 鳩鴿有仇 寒鄉之民 必知旃裘 自然已足 益之則憂 故續兔之足 何異截鶴之經 畏譽而進 何異異刑 唯阿美惡相去何若 故人之所畏 吾亦畏焉 未敢恃之以為用也 雱曰 至人不見一物 善惡無所分 而不廢世人善惡諸法 但於其中灑然不累耳 自相去何若已上 所以明心之無累 而無累者 本不自異於世 故種種分別 與民同之 所謂吉凶與民同息也 聖人絕累忘形 亦可息乎 而易 有吉凶之象者 因民情而已 莊子曰 不忽於人 道既兼忘 宜若忽人事 而實無忽也 荒兮其未央哉 明皇曰 若不畏絕俗學 則眾生正性荒廢 其未有央止之時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河曰 或言世俗人荒亂 欲進學為文 未央止也 弼曰 嘆與俗相返之遠也 雱曰 萬化相推 終則有始 生生無盡 豈有央乎 而世人欲物物為之美惡 不亦惑乎 唯聖人能知萬古一時 而無得失於其間也

眾人熙熙

河曰 熙熙 淫放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河曰 如飢思太牢之具 意無足時也

如春登臺

明皇曰 眾人俗學有為 熙熙逐境 如臨享太牢 春臺登望

動生貪欲

河曰 春陰陽交通 萬物感動 登臺觀之 意志淫淫然

弼曰 眾人迷於美進 惑於榮利 欲進心競 故熙熙若享太牢

如春登臺也

雱曰 造化無極 事物日生 唯聖人能一古今而無變 眾人則

隨化而遷 一見美惡 樂得其生 自以為美 春者 萬物音張 離靜而動 去本逐末之時 臺者 可以遠覽諸境之地物 不明乎至理者 皆逐物生情 其狀如此

我獨怕兮其未兆

河曰 我獨怕然安靜 未有情欲之形兆也

如嬰兒之未孩

明皇曰 我獨怕然安靜 於其情欲 略無形兆 如彼嬰兒 未能孩孺也

能孩孺也

河曰 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

弼曰 言我廓然無形之可名 無兆之可舉 如嬰兒未能孩也

雱曰 性體怕然不萌智慮 含和守一 同於嬰兒 古本作廓兮

非也 怕與泊同 怕者不流之義 廓者虛大之名 文義考之 理

當從怕

乘乘兮若無所歸

明皇曰 至人無心 運動隨物 無所取與 若行者之無所歸

乘乘 運動貌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河曰 我乘乘如窮鄙 無所歸就

弼曰 若無所宅

雱曰 乘乘者 乘萬物之變而不自私 故若無所歸 蓋唯變所

適 無所嚮著故也 一本作儻儻兮無所歸 非也

眾人皆有餘

明皇曰 耽嗜塵務 矜誇巧智 自為有餘 以示光大

河曰 眾人餘財以為奢 餘智以為許

秀曰 矜覽庶物 故常有餘

而我獨若遺

明皇曰 常若不足 有所遺志

河曰 我獨如遺棄似不足也

弼曰 眾人無不有懷有志 盈溢胸心 故日皆有餘也 我獨廓

然無為無欲 若遺失之也

秀曰 超然自喪 不有其有

我愚人之心也哉

河曰 不與俗人相隨 守一不移 如愚人之心也

弼曰 絕愚人之心 無所別析 意無所好欲 猶然其情不可睹
我頽然若此也

純純兮

明皇曰 我豈愚人之心 遺忘若此哉 但我心純純 故若遺爾

河曰 無所分別

弼曰 無所別析 不可為名

秀曰 純純兮似愚而真智之極 一本純純作沌沌

俗人昭昭

明皇曰 矜巧智也

河曰 明且達也

弼曰 耀其光也

我獨若昏

明皇曰 自韜晦也

河曰 如闇昧也

秀曰 物我兼忘 不主分別 故若昏

俗人察察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明皇曰 立法制也

河曰 察察 急且疾也

弼曰 分別 別析也

秀曰 推昭昭之意加之政 則察察矣

我獨悶悶

明皇曰 唯寬大也

河曰 悶悶無所割截

秀曰 推若昏之意加之政 則寬大悶悶然矣 悶悶謂不取日前

小快

澹兮其若海

河曰 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 莫知其所窮極也

弼曰 情不可睹

秀曰 自怕兮未兆而下有諸事物 及此又歸於性本 湛然深廣

如海之積水 水性全矣 一本作忽若晦 非是

颺兮似無所止

明皇曰 容貌忽然若昏晦 而心寂兮絕於俗學 似無所止著

河曰 我獨漂漂若飛若揚 無所止也 志意在神域也

弼曰 無所繫繫

雱曰 颺兮若海 以言性體 此則言其用 颺然無所不通 而

無所繫著 非用而何 一本颺作寂 非

眾人皆有以

明皇曰 眾人於代間 皆有所以 逐境俗學之意

河曰 以 有為也

弼曰 以 用也 皆欲有所施用也

雱曰 物於物則為物用 物物而不物於物則用物 而物莫能用

而我獨頑

河曰 我獨無為

似鄙

明皇曰 頑者無分別 鄙者陋不足 而心實了悟 外若不足

故云似爾

河曰 鄙似若不逮也

弼曰 無所欲為 悶悶昏昏 若無所識 故曰頑且鄙也 雱曰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物莫能入 可謂頑矣 見若不睹 可謂鄙矣 一本且作似 亦通

我獨異於人

明皇曰 人有情欲 我無愛染 人與道反 我與道同

河曰 我獨與人異也

而貴求食於母

明皇曰 求食於母者 貴如嬰兒無營谷爾 故上文云如嬰兒之

未孩 下經云含德之厚 比於赤子 如此所以獨異於人也 先無求

於兩字 今所加也 且聖人說經 本無避諱 今代為教 則有

嫌疑 暢理故義不可移 臨文則句須穩便 便今存古 是所庶幾

又司馬遷云 老子說五千餘言 則明理詣而息言 不又以五千為定

格 弼曰 食母 生之本也 人者皆棄生民之本 貴未飾之華

故曰我獨欲異於人

雱曰 不外逐物而取養於道 道者萬物之母也 一本無求於兩

字 亦通

孔德之容章 第二十一

孔德之容

也
唯道是從
河曰 孔 大也 有大德之人 無所不容 能受垢濁 處謙卑

明皇曰 孔 甚也 從 順也 設問甚有德之人 容狀若何

言此有德人所行 唯虛極之道是順

河曰 唯 獨也 大德之人不隨世俗所行 獨從於道也

弼曰 孔 空也 唯以空為德 然後乃能動作從道

秀曰 道之在我之謂德 德至則與道為一 道不可容 因德而

顯 德者無我 從道而已

道之為物 唯恍唯惚
明皇曰 此明孔德所從之道 不有不無 沖用難名 故云恍惚

河曰 道之於萬物 獨恍惚往來於其無所定也

秀曰 道兼陰陽 陰陽之微 若無若有 謂之恍惚

忽兮恍 其中有像

河曰 道唯恍惚無形之中 獨為萬物法像

秀曰 一陰一陽乃成象 一本作忽兮恍兮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恍兮忽 其中有物

明皇曰 物者 即上道之為物也 自有而歸無 還復至道 故

云其中有物也

河曰 道唯恍忽 其中有一 經營造化 因氣立質

弼曰 以無形始物 不繫成物 萬物以始以成 而不知其所以

然 故曰恍兮惚兮 惚兮恍兮 其中有象也

秀曰 一陽一陰乃成物 恍惚者陰陽之妙 故能變化以成象物

一本作恍兮忽兮

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

明皇曰 惚恍有無 窈冥不測 生成之用 精妙甚存

河曰 道唯窈冥無形 其中有精 實神明相薄 陰陽交會也

弼曰 窈冥深遠之欺 深遠不可得而見 然而萬物由之 其可

得見 以定其真 故曰窈兮冥兮 其中有精也

秀曰 精者 物生之始 前稱象物 道之具體 道體既具 乃

生萬類 萬類之所出 在深妙不測之際 故云窈兮冥兮 其精甚真

河曰 言道精氣神妙甚真也 非有飾也
雱曰 精者 形生之始 精無不真 而更云甚真者 由物有失
理喪精 沉於人偽故也
其中有信

明皇曰 窈冥之情 本無假雜 物感必應 應用不差 故云有
信

河曰 道匿功藏名 其信在中也

弼曰 信 信驗也 物反窈冥 則真精之極得 萬物之性定

故曰其精甚真 其中有信也

雱曰 窈冥之精 萬物作類 而物之生者 各正性命 度數法

象 一有儀則 可以前知 無或差舛 此之謂信 莊子曰 未

形者有分

自古及今 其名不去

明皇曰 言道自古及今 生成萬物 物得道用 因用立名 生

成之用 既今古是同 應用之令 故古今不去 道不然

弼曰 此上之所云也言吾何以知萬物之始 皆始於無哉 以此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知之也

雱曰 道常住而眾美不常 故能閱其萬變 聖人所以能知眾美

之不常者 亦以體道之常住故也

河曰 自 從也 從古至今 道常在不去

弼曰 至真之極 不可得名 無名則是其名也 自古及今 無

不由此而成 故曰自今及古 其名不去也

雱曰 常道常名 未常變易

以閱眾甫

明皇曰 閱 度閱也 甫 本始也 言至道應用 度閱眾物本

始 各遂生成之用也

河曰 閱 稟也 甫 始也 言道稟與 萬物始生 從道受氣

弼曰 眾甫 物之始也 以無名說萬物始也

雱曰 甫 美也 莊子曰 神奇復為臭腐 臭腐復為神奇

夫萬物之美 遷易不常 唯道常住 故能遍閱之 閱如閱人多矣

之閱

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

河曰 我何以知 從道受氣 以此

明皇曰 以此今萬物皆稟道 妙用生成故爾
河曰 此 今也 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生 動作起居 非言
吾何以知萬物之始 皆始於無哉 知之也
雱曰 道常住而眾美不常 故能閱其萬變 聖人所以能知眾美
之不常者 亦以體道之常住故也

曲則全章 第二十二

曲則全

明皇曰 曲己以應務則全

河曰 曲己從眾 不自專則全也

弼曰 不自見其明則全也

曰 至人沖虛 其行如水 無心於物 而順物之變 不與物逢
孰能傷之 故常全也 此篇大旨 與 莊子 秀養生主

枉則直

明皇曰 枉己以申人則直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河曰 枉屈己而申人 久久自得直也

弼曰 不自是則其是彰也

雱曰 於形枉者 於理為直 有我者執我之直以遇物 而不知
物變之無窮 其直乃枉也 唯順物之枉 而不自有其直 則理直於
中矣 一本直作正

窪則盈

明皇曰 執謙德則常盈

河曰 地窪下水流之 人謙下 德歸之也

弼曰 不自伐則其功有也

雱曰 澤以窪下 故眾水鍾焉

弊則新

明皇曰 守弊薄則日新

河曰 自受弊薄 後己先人 天下敬之 久久自新也

弼曰 不自矜則其德長也

雱曰 非秋冬之彫敝 則無春夏之榮華

少則得

明皇曰 抱一不離則無失
河曰 自受取少則得多也 天道祐謙 神明託虛
雱曰 道在乎微 性存乎樸 得者得其本 故不多也 欲體上
四事 唯得一者能之

多則惑

明皇曰 有多為 則惑亂

河曰 財多者惑於所守 學多者惑於所聞

弼曰 向然之道 亦猶樹也 轉多轉遠 其根轉少 轉得其本

多則遠其真 故曰惑也 少則得其本 故曰得也

雱曰 棄本逐末 妄見多岐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明皇曰 聖人抱守淳一 故可為天下法式

河曰 抱守法式也 聖人守一乃知萬事 故能為天下法式也

弼曰 一 少之極也 式猶則之也

秀曰 抱一者不離於精 夫唯抱一不二 乃體道盡性 物我玄

同 故能應而不窮也 此句上文言道之理 聖人抱一乃能見此理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故行如下文云

不自見故明

明皇曰 人不自見其德 常曲己以應務 則其德全自明

河曰 聖人不以其視千里之外也 乃因天下之目以視 故能明

達也

雱曰 自見則有己 有己則蔽於己 故不能曲以應變

不自是故彰

明皇曰 人能不自以為是 而枉己以申人 則其是直自彰矣

河曰 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 故能彰顯於世

雱曰 無己是則能枉以應理 不期彰而自彰矣

不自伐故有功

明皇曰 人能不自伐取 則其功歸己矣

河曰 伐 取也 聖人德化流行 不自取其美 故有功於天下

也

雱曰 伐功生乎滿假 知窪之為盈 則豈有滿假之累

不自矜故長

明皇曰 人能長守弊薄 不自矜街 則人推其長 河曰
矜大也 聖人不自貴大 故能久不危

矜者耀其榮之謂 耀其榮則弊矣 唯能居弊 乃所以新
夫唯不爭 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明皇曰 不與物爭 誰與爭者

河曰 此言天下賢與不肖 無能與不爭者爭也

雱曰 唯沖虛不實 無心於物 物欲有之而不得 而況能與之

爭乎 此篇之義 要在忘我 故結之以不爭 而終始以曲則全也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 豈虛言哉

河曰 傳古言曲從則全身 正言非虛妄也

誠全而歸之

明皇曰 古有曲全之言 豈虛妄哉 一實能曲者 則必全理而

歸之

河曰 誠實也 能行曲從者 實其肌體 歸之於父母 無有

傷害也

雱曰 曲者虛己而應理 緣物為變 而不與物逢 凡上諸說

道德真經註疏卷三

清微藏書閣

要在於是 全而歸之者 庖丁善刀而藏之之意 竊原此篇養生之旨
也 聖人之於生不期自養 而養生者莫善焉 所謂不自見 不自是
不自伐 不自矜者 非克己以期全也 不知其然而自然耳 若
睹夫曲枉窪弊之利而為之 則賢人之事 學者之德 於道為未盡矣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三竟

天運辛卯年未月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鼎堅羅大英恭錄彙編